

糖酒

霜

譜史





史 酒

馮時化編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史酒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邢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酒史序

酒史六篇。無懷山人絕筆也。予幼投山人分。把臂論心。真如飲醇醪。至鉛槧相砥。末矣。歲戊辰。予寓都下。山人忽寄書云。區區守株蓬華。已稱病子。回首青雲。不啻萬里。近於寥落中。爲酒史一書。以適憤懷。俟脫稿時。致諸左右。予訝其名之異。又嫌病子寥落之稱。萎然而乖。夙抱也。亡何。而家僮走報。山人訃矣。吁。悲哉。年僅四十又三也。越明年。予之官致吊。首詢山人遺言。其二子泣且拜曰。先君屬纊際。值天大雪。呼兒就榻書。其別親友詩云。開門勞病眼。瑞雪果然稀。落我翻成血。呼兒剪作衣。白頭終是盡。青夢向誰依。歲月慙空度。隨風各自飛。且持手編酒史一帙。命兒輩併藏之。箇云。必以示懷堂公。嗚呼。其養正識精。臨終不眩者。與幽冥良友。何可負之。迺揮泣而收其書。攜之以東。見其命篇譔次。迥極其趣。有系以遡其源。有品以秩其等。有獻以立之徵。有述以頌其麻。有餘以粵其音。有考以廣其識。蒐羅貫籍。靡不備具。其味於酒也深矣。而三長攸擅。且覘其辨於史矣。每行役。卽披之輿中。不覺途次有拘轄疾力之勞。甚爲塵鞅之一適也。然月白風清。可與話此者。於今安在哉。撫卷有餘戚矣。一日。出示博雅君子孫少泉。少泉子習其讀。而論其人曰。酒史每一讀。令人有瀟灑絕塵之想。其無懷氏之民歟。雖然。山人果無懷歟。予曰。有懷。山人少爲文章。卽抉藻吐奇。落筆驚人。一時見者。謂爲瀉囊出物。而昂霄自擬。亦分一日千里矣。顧其間別有主張。每出校藝。利不勝鈍。雖賞音者籍籍。而竟無收入。穀者。山人自挾所懷。幾爲齊門之瑟矣。且山人

形影子然。肩家務之重。其間憂勞病苦。日相侵尋。種種可摘諸髡巔。跌巖豪邁之士。堪此困抑。折挫邪。非得史中所載通融解脫。山人楛於世網久矣。若山人者。幼懷進取。長懷經濟。有懷靡遂。以故無懷。自詭於酒史之作。豈得已哉。知之罪之。其惟是乎。少泉子嘆曰。有醞籍者。別出一種風流。抱曲抑者。自立一番機軸。屈騷馬記。類於窮愁中得之。山人其謫仙之流亞與。故文人達士。持掃愁之讐者。不可不知酒史。知味之鮮。自古慨之。不解文字飲者。真日用而不知也。夫視此可覆杯案矣。予曰。有是哉。少泉子能知人。且知言也。用書以付諸梓。蓋恐山人之不著於後。兼恐著山人者。儷於昏酣遺落之侶也。山人馮姓。名時化。字應龍。別號與川。而無懷則山人晚來所自謂云。

隆慶庚午秋七月吉邑人懷堂趙惟卿撰

酒史目錄

第一

酒系

第二

酒品

第三

酒獻

第四

酒述

第五

酒餘

第六

酒考

酒史卷上

明 馮時化編

酒系第一

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擇而味美也。或曰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問酒之名義。如是足矣。而博雅君子。往往以文爲戲。至立爲姓字。敍其家世出處。若譜牒之有世系。然殆得之亡是叟乎。然固酒之源也。所當首錄者也。作酒系第一。

陸諶傳

唐子西著

陸諶。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也。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諶方青州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聖賢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不自滿。臣友麴城陸諶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雅醞籍。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諶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羣臣動見覆族。呂類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專從譖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召諶相狎侮。天子乃不疑王。此治國之效也。漢興。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而吏乃欲更爲文刻。曹參獨日夜與謂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謂既聖賢而上。自朝廷燕享。下至田里冠婚聚會。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後人。而位乃青州從事。簿空置臣亡益。上從其言。遣壺持節召謂。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謂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謂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謂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謂。輒併召二人。謂卒諡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醮不肖。以罪廢國除。謂既沒。二人亦疎斥不復召用云。

大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謂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清和先生傳

李 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爲隣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件已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卦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

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歎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卮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旣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湓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毀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客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旣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斟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虛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悔。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虞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

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逐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亦由此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

大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真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窮不亦薰然慈仁君子之政與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甘澧傳

孫 作明江陰人

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穀城人祖道韞棄家遊襄漢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逃於中山其後有見於亡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韞爲得逡巡變幻之道也韞生鬯鬯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仲子澧特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爲風咏似已且許其異日必立奇望因字曰公望旣長果有高志去隱江夏與黃香齊名儲人鷗夷子聞而謁之曰僕飲足下之名熟矣竊伏江夏足知雅曲然久居此恐爲輕薄子所浸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澧罵曰人豈不自知乎子雖魁梧滑稽而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鷗夷子捧腹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卿百輩未多也澧先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鷗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吾臥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茆儕也君爲相國乃不

知有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悉心教之。鷓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問：卽往見，澧於席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爲人矣。公望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旣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鷓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王色金聲，誠過於昔。觀君之行，清通簡要，亦似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爲曹君之所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土。君將何決焉。澧噫嘻太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奈何。鷓夷子曰：商君僕里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所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爲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日與鷓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日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羣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爲者。鷓夷子持重不答，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爲上言，是卽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久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願瀝涓衷以裨朝夕。上曰：生來吾無憂矣，然怪其意氣慷慨，輸瀉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役，誰實任之。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牙齒間哉。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青州腹心之地，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賜平城爲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專臣以重爵，豈可無算。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慎無以臣故，令陛下荒

悖迷亂。啓御史執法之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裸登降。每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爲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有間。會上投筋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趨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嘆曰。上愛商君。不過口耳。若我則以心腹寄之。商君烏得與吾比哉。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石。終於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澧實和易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闥。無親疎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澧始以鴟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與有力焉。獨不思澧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酒品第二

酒自儀狄杜康始造。厥後作者日繁。愈出愈奇。南方多糯米。北方多黍米。爲品不一。稽之往牒。以詩賦可徵者。列於前。而餘則具名於後。今讀其辭。尙欲垂涎。况當其時。能已甕頭之醉乎。作酒品第二。

鄴酒賦

衡陽東有鄴湖。醴酒甚美。所謂鄴酒。

晉張載

惟聖賢之作興。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職。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乃若中山冬啓。醇酎

秋發長安春禦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東湘丕顯於皇都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旣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滋和體色浮清宣和御志導氣養形遣髮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味志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頽顏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德至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旣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聘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疎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旣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中山松醪賦

東坡守定州時於曲陽得松膏釀酒因賦

宋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構厦其已遠尙藥石之可遭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昉澤於煎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之小苦嘆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癭藤之紋尊薦以石蟹之霜螯會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棹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哺啜其醕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游而續離騷也。

洞庭春色賦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渚北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揉以二米之禾。籍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潛。翠勺銀鬚。紫絡青編。隨屬車之鷗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礪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知鬢蠻。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取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惇慳。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誇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洞庭春色詩

蘇子瞻

去年洞庭春。香霧常噴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瓶開香浮半。盡光照檻牖。要當立名字。未可問升斗。

應呼釣詩釣，亦號掃愁帚。須君灑灑盃，澆我談天口。

蘭陵酒

李太白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生酒歌

楊庭秀

生酒清於雪，煮酒赤於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麴米釀出春風香，坐上豬紅間熊白。甕頭鴨綠變鵝黃，先生一醉萬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蒼舊前人在，丘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

桂酒

蘇軾

搗香篩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尊。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樹桂醕，風流可惜在蠻村。

真一酒 米麴水三一而已。此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着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天門冬酒

自撥床頭一瓊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纈紋。

茅柴酒

善言故事。惡酒曰茅柴。

韓子蒼

三年逐客臥江皐。自與田工釀小槽。慣飲茅柴諳苦硬。不知如蜜有香膠。

紅白酒有序

羅大經

酒有和勁。太守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味頗奇。索予作詩。余爲長句云。

小槽真珠大森嚴。兵廚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鍊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髯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學問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樽。

錢塘官酒

宋南渡行都有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市者如堵。

楊炎正

錢塘妓女顏如玉。一一紅妝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